

## 2018,我不比一朵野花更孤独

木叶(龙泉)

晃晃悠悠一年已尽,花历上写着“伽蓝花日”,花语“愿你记得我”。望望窗外头微明的寒天,我想,这是2018希望我记住它吗?

2018的三月起,陆陆续续记下十多万文字,关于身边的人,遇见的植物,路过的天气,读过的书,转瞬即逝的心情,以及世间细微的美与好。它们大多零碎,主观且矫情,但重新翻出来读,还是会为一种无法言喻的熟悉感而感动——它们都是我的孩子,一个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,总是怜爱的。

我曾把文字比做我的解药,解困倦,解迷茫,解无趣,解风霜,解内心的衰老,解无法避免的遗忘,解生活的乱与忙。我庆幸遇到了文字,我喜欢用文字记录的感觉,是真心的喜欢,也许是世上最最喜欢的事了。

在写东西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安静,快乐,完整,百无禁忌,随遇而安,逃离现实,或者刻画现实;忘记悲喜,或者铭记悲喜。

我迷恋着一些没有目的的文字记录,好比王尔德“爱的目的就是爱,别无其他”,我也只是记录,别无其他。世界广

袤多变,文字自由恒久,我在这样的时刻里表达我自己,在某个星期天写下的文字里寻到新的自我的碎片,在对一棵树的描写里重新认识自己。

文字把我对生活的热爱变得清晰,但生活就是那个样子,本身已然达到完美的平衡点,不比文字中描绘得更好,也不比文字中描绘得更糟。

快二十岁了,小时候不喜欢自己的生日在冬天,因为总赶上期末考,因为吃不到冰激凌蛋糕,因为怕冷。后来一点点觉出好来,越来越通透的冷,叫万物显现本质,天地干净,双颊冻得通红,一碗热粥变得珍贵,最好再来一场雪,生活的底色愈发鲜明。

外婆说:“大姑娘,早点回家,给你买了水仙花。”于是我想着绑了红绳的水仙花,莹莹雪白,灼寒而生香,归心似箭。

2018,对节气更加敏感一些,觉得日子是按照立春夏至白露小雪过的。

2018,明白了一个大道理——自然真的可以给予人安慰。在自然面前,会感到人生的喧闹与不如意,沉静下去,渺小下去,变得琐碎无聊。

2018,剪掉了将近三年的长发,不再那么依赖外在的东西。

2018,学着享受独处的时刻——当我孤独时,孤独正在陪伴着我。

2018,觉得自己长大了一点,不仅追求快乐,要开始承担责任,保卫心灵。

2018,遇上的人,草木,书与诗歌,以及一只名叫“奶糖”的布丁仓鼠——有些深交,有些没有,但都很温暖,尤其在冬天。

2018,幸得诸君慰平生。

2018,依旧对未来不够笃定,会怀疑当下所作所为的价值,会为时光逝去而焦虑。但也依旧相信向内生长的力量,相信这个世界的善良,相信一个人应有的担当。

2018,依旧想要做一个洁净的人,每天晚上安然入睡,无愧于人无愧于己;每天清晨欣然起床,新的一天值得期待。

2018,依旧在追寻草木质地的生命,不比一朵野花更孤独,不比一阵风更自由,也不比一场春风更盛大。好比梭罗凝望湖水心中所想,乐意按照自己的方向,与宇宙的缔造者同行,而不尾随声势浩大的游行或表演队伍,招摇过市。

## 岁月留痕

林华斌(莲都)

过去的一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我只能淡然地告诉你,头上又增添了许多白发,这就是我的收获。这很残酷,但很现实,岁月终究要证明你在慢慢地老去。

前几天回家过元旦,又看见那棵古老的枫树,又想起那个扫落叶的老人。

那是前年农历过年前夕,我和儿子回老家,吃过中饭,儿子想在爷爷面前扫下地,表现一下。突然儿子大叫:扫帚被人拿走了。我没有当回事,扫帚借人用一用很平常的。我们照常忙自己的事情。快吃午饭的时候,一个步伐颤颤巍巍的老者拿着一个扫帚走过来。出于好奇,我问老人拿扫把做什么?因为他家离我家有一定的距离。老人嚼了嚼早已没有一颗牙齿的嘴巴,挤出了几个字:“扫枫叶了。”

是的,老家旁有一棵上百年高龄的枫树,要十几个大人伸手拉成圈才能环抱过来。树的中间早空心了,听村里的老人讲,那是当年日本人来犯的时候用一颗炮弹炸空的,还有人说让雷给劈的,众说纷纭,但都无从考证。小时候,我放学后经常要去扫点枫叶回家烧火,或是捡几篮子圆溜溜满身是刺的枫球来烧开水。

前些年,村子里开始建设新农村,就把这棵大枫树作为“村宝”给保护起来。现在,大枫树底下的土坡做上了青石板的护栏,铺上了花岗岩的石板,还摆上了一张石桌和几只石凳供人休憩玩赏,大枫树成了一道风景。

现在看着这位长者,心中真是高兴。这位儿时就印象深刻的老者虽已老态龙钟,但毕竟还健在,更让我意外的是,老者还能清楚的叫出父亲的名字,知道我的工作。我搬来一只凳子,想请他坐一坐。老人咿咿嘴,慢吞吞地说,他每个月都要去给枫树扫一次地,明天就除夕了,今天他特意来做今年最后一次清扫。说着,他还哆哆嗦嗦地从灰色衣裳袋子里掏出了一包烟,想要分给我一支。我受宠若惊,赶紧谢绝了。我不得不佩服老人的热情和清晰的思维,这与他垂暮的外表真的截然不同。我努力地回想着,试图想起这位老者的名字,但是很徒然。望着老人抖抖战战离去的背影,我忽然觉得自己也是个老人,记忆的空间顿时凝固了。

在饭桌上,我忍不住向父亲问起那位老人的名字,原来那老人便是人称的“徐也老”。这个很熟悉的名儿,但我刚才就是不能与眼前的这老儿联系在一起。

父亲还说,那“徐也老”今年101岁,去年过了百岁生日,被子女接到城里了。我心中既赞叹又羡慕,虽然“徐也老”现在嘴巴瘪了,牙齿掉了,步子颤了,但他以前的身影还深深地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。当年的他还时常握着一支旱烟筒,腰上绑个黑烟袋经常从枫树脚下穿过到田地里干农活儿。一晃儿三四十年的过去了,在这段岁月里,我外出读书,随后参加工作,然后是结婚生子,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,村中相识的人屈指可数,好些以前的熟人和邻居都已奔去另一个世界,唯独脑海里还残存一点朦朦胧胧的少年记忆的痕迹。

岁月无情人有情,回家过节分外亲。在如梭的日子里,我也将慢慢变老。



## 2018,雪来过丽水

随风(市区)

2018年岁末,丽水下雪了。

冬天里下场雪,对北方人来说,不算啥事,人家早就下了,整个冬天都是在冰天雪地里。对南方人来说,那就比较稀罕了。记得小时候,到了冬天,那雪也是很大的,山上的树被压断了,竹子被压弯了腰,公路旁的石壁上挂满了冰凌,一幅壮美的冰雪世界画面。从家里到就读的小学,有一点路,路上好几个地方要爬着过去,因为上一丘田里流到下一丘田的水都结冰了。那时候,四季分明,春夏秋冬各领风骚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,慢慢地,季节不是那么明显了,到了现在,仿佛都是春夏秋的气候,冬天很短,雪也是越来越少,越来越小。

2018年冬天,浙江还是下了场像模像样的雪,杭州人就赏够了雪景,那断桥、北高峰,都留下了杭州人的欣喜和美照。秀山丽水也很盼望雪哦,可

是老天似乎很有原则和主见,哪里下雪,哪里不下,早就定好了。雪就下到金华以北,金华以南不下。这界限就像我们的交通标记般分明。在欣赏够了朋友圈里晒的雪景后,终于传来了丽水要下雪的消息。2018年的最后一天,雪真的飘过来了。30日傍晚,大朵的雪花下了一阵,人们期盼着明早一觉醒来,窗外白茫茫一片,痛痛快快地打一场雪仗。一夜的等待,早晨醒来,拉开窗帘,窗外没有雪的踪迹。吃过早饭,带上娃出门找雪。首选白云山,在白云山脚就看到汽车已经排成队了,于是忙调头往缙云方向走。一路上,女婿收集各路情报,哪里有雪,传来的消息都是没啥雪。早到白云山顶的朋友也传来信息,雪不多。于是一路开到了滴水岩。记得2017年,这里的雪景可是很美的。一路上看起来,少有雪的印迹,到了滴

水岩,雪是见到了,只是这雪太稀薄了,真是玩不尽兴。这次的雪下了后又下了雨,气温又低,大部分的雪被融化了,没被融化的就很硬,堆个雪人都堆不好。还好,孩子还小,只要有一点点雪就可以玩嗨起来!

在这里没有看到美美的雪景,于是又去了余岭,这里的雪相对多一点,但也不厚。在这里,虽然没有看到理想中的雪景,倒是看到了新农村的美丽景象。远处看,青山如黛,郁郁葱葱,脚下是塑胶马路,两旁是风格别致的农家小院和崭新的小别墅,热闹的农家乐,中高档汽车停满了房前屋后,安详宁静,又不缺现代化元素,好一幅小康生活画卷!现在的农村人幸福啊!

看着新农村,心情大好,轻轻捧起一把瓦背上的雪,随着袅袅升起的炊烟洒向天空!2018,雪真的来过丽水。